



金聲玉振

水東日記

金聲玉振集

叢聚

崑山葉盛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殿下駕御午門左
 門言官大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旨朝廷當別
 有處衆心鬱憤叫號不已長史儀公造膝前免
 冠有言於是衆皆免冠長號已有旨急籍王振
 等家然叫號不辨人聲不能皆聽聞惟儀公長
 號膝行而前去袍服纔咫尺忽王給事中竑衆
 中起捽馬順至前曰姦臣黨在是於是駕起門
 掩一闕間足履之下屍暴血流矣百官稍退惟

上直軍衛官候左掖門譁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頃校尉捽兩人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捶死之矣蓋駕既行使人於門內伺外爲而惟聞此言以爲出自百官殊不知因大駕出尤嚴門禁兩長隨日事鞭笞最結怨於軍衛而兩殺人者上直官非百官也初屍血漬磚石門官呼水滌之儀公曰不滌可也留與作樣子門官不能荅儀公氣亦足多云

季聰嘗授經京邸多門生學子因多知內外事一日謂予曰聞禁中近習划龍船朝下即事射

魚酣笑爲樂或日晏始休奈何予因有午朝之請奏旣入即時內批下刻日受朝頗聞此事蓋大監興安等極力贊襄惜乎當時外間諸公所見不同反不足以副其意耳語多不記

正統十四年南京太常卿徐初以老疾令致仕當除先是王檢討資謂盛言寺丞馮必政者妖婦焦奉真之姪輕佻妄士論耻之至是又聞將以羽流發身者任之季聰因會奏以爲太常清職重任當用文學儒臣南京寺丞馮必政邪妄進身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會上親擢舊官

臣張文爲南京太常寺卿吏部因奏馮必政當從六科言削職爲民詔從之焦奉真事大類宋于尼云

初京都最重冬年節賀禮不問貴賤奔走往來者數日家置一冊題名滿幅已巳之變此禮頗廢景泰二年冬至節禮部請朝賀上皇於東上門詔免賀舊凡遇節鴻臚尚寶中書六科直廬相接者朝下即交相稱賀是日予親見鴻臚佐貳邀大興據公偕走賀公曰太上爺爺不得一見尚誰賀耶聞京都賀禮至今寥寥不復昔比

三千營總兵都督張軌楊俊爲都指揮王琦奏龍旗寶纛事予與季聰謀議既定二章同上一章以釋上怒一章以正事體各科有言上所怒罪人欲營救之非私而何事壞則我當有辭我等不預知也季聰導之曰流俗佛語不有荷擔如來乎從王琦則於法制有違不從王琦則得罪君父軌等處此亦難矣有司以上付之言官既不言言官而又不言軌等其何辜俄而得報衆皆稱快其正事體一章且留中於是言者有愧色事具奏草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共若干卷奇古簡質悉出
聖製非詞臣代言者可及今世所傳刻賜劉伯
溫書誥等文及嘗見賜孔祭酒書真蹟皆是也
然多不在集中則知寶藏天府不曾入刻者尤
多但今集中多有篇目重出者此不可曉耳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爲西楊
文敏爲東楊蓋初以姓同亦略因居第以別之
文貞固出西江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因以南
楊號文定焉東王則抑菴西王則泉坡蓋亦然
也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虜請遣使
迎復當從明日上立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以
下各堂上官各科道掌印官曰朝廷因通和壤
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謂吏部王公
首對云大意以爲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
悔玉色稍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我爲之
非出朕心少保于公繼有對蓋以爲大位已定
孰敢有議但欲荅使盡禮紆邊急耳辭暢而意
婉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旣出
文華門太監興安匍匐而出呼群臣言爾等固

欲荅使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有荅王公面發頰大言曰大人豈可爲此言今日群臣皆在此皆朝廷人一唯朝廷用就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辭色愈厲興安爲之語塞旣而陞禮部侍郎李實等爲正副使以行勅書旣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爾第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興安雖短於才溺於僧佛諮信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廉守人不易干以私惟於迎復則深可罪也

駕將施禮部累有會奏言迎復事上多以虜情多詐爲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旨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輿情甚欣慰朝下多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來就以爲來耶黠虜豈誠真彼不索舍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就以爲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旣而退保于公言防變方略則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盛等竊虞儀注之議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焉尚書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

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言且姑任其言何能與辯乃知老臣處事自有定報而其量亦非後生可及也當時會奏多吏部王公筆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累為三法司所憎云爾禮部事當奏即自奏何必要我連署耶會奏外惟翰林檢討邢讓一奏首有前次勅書不具迎復上皇之意一言真為實錄戶科給事中李侃等奏內亦有堯舜孝弟之說報旨以為譏朕者也

景泰元年太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群臣朝詔免朝二年盛與李聰約當草疏偕科道與禮部同上既而竊念今皇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靜而長久當誼愈深而禮愈隆矣使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便遂已之御史盛昶一日私示盛一章亦此事因具以告昶昶目予言已不為又沮人不為耶盛曰此大事宜熟慮之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時惟劉溥原溥以予言為然近聞盧指揮奏訐以來然後益信予前說之不謬

獨石城堡今治開平衛初陽武侯薛祿奏築城
遷衛于此有僧慶西堂者號精地理術寔奉命
相地嘗云城中水泉枯時當有變指東南角地
以爲必王侯可當此楊昌平平時爲百戶已有名
因治第在焉已巳春泉果涸不流今則復汎溢
矣昌平第潭潭餘百間都御史李公同予相度
撤其材以飭樓櫓營壁之嘗經兵火不存者其
關將軍祠潔麗可愛不忍毀之但城中已有祀
不宜復出而偶得宋學士所撰開平王常忠武
公碑文因諭于衆曰公有功國家其收漠北嘗

道此而是邦又其封望所在請易爲開平王祠
仍環書碑文于壁旣成始聞僧之言而益竒其
術之神也或傳邊虜嘗甘日昌平爲楊王昌平爲
人雖多事先聲要必曾有是說

真定邏卒獲一人爲虜語甚習以爲先被虜見
留虜酋也先將窺臨清使我等從宣府邊關入
住城中數日而今抵此盖先爲偵伺耳守臣以
聞兵部奏虜酋爲計至王此宜急遣廷臣豫備紫
荆等關口因薦郎中喃不汝言陳金等堪是任詔
止治備而都察院奏宣府守臣不覺察當罪使

也先欲其首將携去久矣於是特命錦衣衛押
其人至宣府會巡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
涑水張鵬心疑其事百口方鞠之一夕得其實蓋
平定州故荆郎中家人居京師以貿易習虜語
不事作業被捶楚潛匿于外妄爲此言彼邏者
從而傳會之耳此雖一事而臺省之張皇內批
之鎮靜得體御史之明決能任事皆可記者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
臣舊老少保兼吏部尚書于直等正統中皆阿
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

來朝者宜驅置於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
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藁辭過罪觀季聰
導之易不從亟以告盛因與偕往時六科諸君
皆在索藁閱玉卻以上促奏急閱之恐緩索之
再始出以相示盛曰觀驅置之說固踈謬其前
言老猾蓋意在大臣但辭連權姦中貴人激怒
在此然終是言者諸君當熟思之藁須再易玉
曰上怒甚不可易盛曰當明言觀槩指王直等
爲老猾非宜或可回悟上心季聰言所引春秋
公會戎于潛亦非胡傳本意玉以東坡王者不

治夷狄論對盛以玉遂非甚因曰此奏引經不切未甚害事不易可若辭有當易者須易之玉曰觀嘗考滿不得陞私憾吏部爲此十三道已具此說藁不具此已經矣蓋時有大臣新遷吏部者喉科道爲此說也玉素於盛厚因附耳喻此意盛曰雖不具具等耳藁必再易王曰君奈何執欲佑觀乃謂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怒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人今罪王振馬順諸君而爲此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曹爲之而朝

廷受不容言者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身計耶玉意若稍解盛因抹去冒頭所謂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及終所謂明正觀罪以爲進言虛妄者之戒等語且益云指大臣王直等爲老猾於是衆皆曰好而退既奏入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若干且調外後乃知奏惟去冒頭餘皆如舊藁不易也明日道遇錦衣門謝二鎮撫及杖觀事兩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兩人所存較之玉不霄壤異耶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朝退禁門側尚書胡公

手一揭帖文武重臣群立傳觀尚書王公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盛等因趨就觀語多文而切直首備登極詔旨以爲由此而觀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宗社計爾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未有書上修史先生等語而逸其名甚驚異之胡公言此得之高學士衆因告公曰連日言迎復上意屢以虜情多詐爲疑此所言若封進見朝野同情或可感動上心公走質

之三法司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以告于少保于第言使進封亦無妨蓋其意亦持兩端因詣禮科草疏同上疏謂告言人罪蓋以破匿名之說云俄頃得旨繳進時衆候諸塗扣之胡公欣欣言適三法司云不可進已還之高矣茲復取來故遲耳王公有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也兩人之量不同如此旋聞有龔千戶者聞捕治急首罪下錦衣獄門謝二鎮撫以其當具奏而不具奏坐不應尋會赦得釋聞龔千戶其名遂榮惜不曾識之而揭帖亦留中

矣

南都數年前一時人物之盛勲舊之賢如襄城伯李公通材重望如少保黃公學行老成如都御史吳公得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公通政陳公尚書黃公詞藻醴發如少卿楊公志勤修纂如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教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魏公之清修雅尚可以廉貪敦薄要皆無媿士論惜乎二公嘗請老而不得近爲南京十三道官詆其貪戀時論爲之不平二公亦因是去矣噫如諸

公者今何可多得而已矣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奠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爲之中有管窺霄蟲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偶見宋宣和時禁君天等八字識者驚異事不能無感於往事焉

范啓東言長陵於書獨重雲間沈度於畫最愛永嘉郭文通以度書豐腴溫潤郭山水布置茂密故也有言夏珪馬遠者輒斥之曰是殘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也何取焉遷之內父錢塘蔣暉

字法歐陽率更多清勁屢不稱旨暉官久不進亦坐是云

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均稅額以爲古昔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以兩浙田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蘇松後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十七

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

劉洗馬定之朝遇王偉兵侍王戲之曰吾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也諸司馬不潔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焉

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高廟禮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四鼓夔夔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曷嘗

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悚愧謝罪未幾皆遣還
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宦業至今不絕宰
嘗自書門帖曰一門三致仕兩國五封王唐昭
宗賜勅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印一斤重今
藏其家鐵券王像則在台郡長房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
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曰
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
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
郎當舞袖長要多劫中六

崑山盧熊字公武洪武初名儒大通篆籀之學
嘗爲兗州知州旣視篆即具奏以印交兗字誤
類袞字上不怡曰秀才無禮便道我袞哩幾被
禍弟熙字公暨睢州同知有賢名公武寄以詩
有齏鹽清夢穩鐵石古心存之句時人稱之公
武後卒坐累死今其家尚存中書舍人告身高
皇聖製也官署印款時尚循宋制云
楊武襄洪爲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
之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朝廷主張以成其
名耳蓋自宣德正統來已受知於閣中廬陵楊

公輩皆愛重之如初爲指揮杜衡所誣以魏尚書源覆旨而衡貶廣西繼爲部卒李友全等奏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又大同指揮張英嘗奏今總戎石公蔚州千戶張宣奏劉侍郎璉朝廷皆寘之死祖宗扶掖人材之心其盛如此

景泰元年春久旱兩京災異亦迭見偶會禮科都給事中李實吏科給事中毛玉御史陳叔紹羅篔相與惋嘆盛因曰自昔災異皆君臣引咎今日在內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臺諫之

臣緘默無補病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鎮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實曰此言誠是科中藁明早當就君取觀旣而盛曰兩事須先後言蓋言群臣朝廷寬大多不從言之類文具而中官則必欲取回者若並言之萬一止下戒飭之命再舉則難然必得群臣會奏庶幾可濟因偕謁諸大臣如金尚書等皆佯贊可行無實心且互爲推讓無肯居奏牘之首者一日兵部尚書于公謙謂盛言中官事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叙學士言事中及之外人來言更便

也未幾兵部因他奏官多民擾中略及乞將各處公差內外官員量取回京有旨內官不動又數日會議及叔奏有言此亦有例見行侍郎諸懋即揮筆批定盛因曰此誠民病今既有言者若衆因之則合辭上請上或可從時惟左都御史陳鎰力贊會奏蓋陳亦受謁者也戶科都給事中馬顯忽言此事近日兵部有奏聖斷已不允矣盛曰人臣論事而但當觀事體如何且主上仁明多有得旨已行因論列而即改者今事有當行豈可自沮而上負朝廷下負言者耶禮

部胡公廼易批會奏竟不果他日因某奏南京沿江盜賊乞行御史錦衣衛巡捕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爲當准擬盛曰錦衣官校近已革去當止行御史蓋兩月前亦因言者革之而刑部偶忘之也他日又因馬顯言戶部請議節省用費顯意欲裁戶部額外官嘗有後言而對衆又不言金尚書因略言不可之故扣之亦不言盛曰用人之際此宜少緩嘗聞宣德中內府工作荅應之人多與軍職雖老病者代支全俸此輩正是冗食金云此當即查行旣出有大臣呼盛曰

水東日記
適言冗食官尚再細與尚書言之盛初不虞其
僞也而大臣退語同官曰葉某在議事處如有
少保責任在已者然我名之爲葉少保云盖例
凡中外陳言奏皆禮部於內府會六部都察院
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六科掌印官會議禮部侍
郎宣言其要諸部院正官面決可否自正官外
更無出一言者則舊習然也雖李實號能言亦
未嘗有言盛誠違衆矣

鮮于困學壙志趙文敏公書小楷精絕篆筆出
石鼓文少師廬陵楊公得之吳人武昌陳士謙

家藏文敏自書哀困學五言古詩一首行書亦
佳又有困學小像亦元人筆但後書虞文靖公
所作贊非真跡兩卷予在科時常於士謙家見
之欲約吳中書希純描像士謙臨行草劉廷美
上舍臨小楷作一卷藏之竟不果耳

左都御史自劉觀後不輕受觀以前亦可數也
近年有陳鎰王翺楊善王文馬昂蕭維禎寇深
軒輓鎰翺善以恩文以保薦昂以軍功維禎深
以超進輓起自刑部尚書致仕改本官
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爲一

志爲國而性稍褊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既
卒人謂中貴銜之中貴乃悼惜之不已蓋其心
本公能服人故耳予曩在宣府中貴栢玉酒間
輒追念侍郎劉公璉以爲好人難得詢其故曰
玉每有事干之無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
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兩事頗相類鄭
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
死矣夫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布政張文

昌時爲斷事云

興安侯徐亨正統中守關中一日御史張文昌

語及時將徐云以亨觀今之將官無一人可當
朝廷大事者御史問曰今總戎成國公何如曰
強虜視之嬰兒耳又舉得時名二邊將問之曰
彼何嘗臨大敵瑣瑣僅得名耳曰其必爲公曰
我非其人曰然則爲誰曰無如英國公屢典大
兵且威嚴勝將校無敢犯可赴水火公爲大將
彼有時名者爲之偏裨所向無前而彼亦可以
備他日之用矣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武首功之臣列侍文
華殿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

事固無預弟弟小人壤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深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爲盛偶及此其語尤詳嗚呼上之德堯舜之德也

劉侍郎廉夫清余同年鄉舉自負文武才籌邊論兵歷歷如見景泰初爲庶吉士上書論時事遂見用也先犯上城諸公主保衛京師廉夫主追擊頗忤意旣而出贊湖貴軍事王靖遠都御史王來皆有論薦還朝吏部擬遷本科內批特陞刑部右侍郎廉夫性嗜酒不拘細行頗不滿

士論天順初改四川叅政聞有詩云一封詔下九重天臺省諸公盡左遷自笑風流老叅政盡船簫鼓下西川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亦知牢觀每醉後殺人鄭牢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留俟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毅公雲繼其任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有亦以鄭牢言者雲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記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大人初

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沾汗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心疑且忿柰何牢言居官贖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太祖皇帝嘗及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即與刑部尚書開濟創爲之製甚宏麗令有司以此爲式俗因呼爲樣房予前年過金陵宴今刑部尚書前左都御史蕭公所及此相與感

嘆祖宗之禮臣下如是其厚也

會稽王冕元章其爲人見宋潛溪所著傳今人間往往有所畫梅花斷縑尺楮人爭寶之多元章自書所題其上如所謂我家洗研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皆有可觀又聞初見太祖皇帝應制題梅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何處不沙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睿意極眷賞之

太宗皇帝初營天壽山命皇太子偕漢趙二王

暨皇太孫往視之過沙河凍王請却步輦就行
仁廟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
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宣廟即應聲曰更有後
人把滑哩漢回顧怒目者久之此則雖由一時
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矣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
中從征漠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
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再四上詈之曰反蠻敬
曰固不知孰敢反也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
不爲動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誠有益

釋之此與凍滑事皆今日得之錢學士原溥蓋
其同使交南奉御張榮云

臨海陳僉事先生璣云昔翰林陳登善謔一日
見印章中舍炳如所作詩登戲之曰昔西江士
有偕其友宿舟中者中夜起開鎖風板友人驚
且問曰夜甚寒何得開板荅曰偶氣洩恐薰及
吾友耳友人曰不開板薰止於我開板則薰及
多人氣洩自氣洩奚以開板爲炳如頗銜之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亦
爲襄城伯諸公所歆服一日得旨欲生虎進京

襄城密召殺虎手計擒取方略既定始以咨於公公所對與其所預計略同以是尤敬服之少師廬陵楊公歸省過南京公適然病在告廬陵公就卧內候之公不及他惟以手作文尺狀曰主上尚爾老相公遠出於心安乎廬陵公改容謝焉後來爲公作神道碑略述其事蓋紀實也公在南京帥府叅贊機務襄城伯中坐公旁坐旦視事皆襄城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後來參贊則皆有不然矣

嘗見勅內閣楊學士蓋勤民之璽皇太后遺誥蓋弘德昭順之寶皇后制書蓋厚載之記詔書制諭群臣誥命皆制誥之寶近年詔書蓋皇帝之寶云始於李學士賢勅命勅諭皆勅命之寶又嘗見正統中手摺印本勅諭蓋廣運之寶朝覲勅諭亦手摺印本蓋敬天勤民之寶勅則蓋廣運之寶勅今皆謂勅書蓋手勅耳惟景泰初勅諭亦蓋廣運之寶或曰以失守重造未得成故爾遣勅於外皆黃紙外封用三圖書疑是牙刻其文曰丹符出驗四方初不識出字嘗以問

水東日記
曾任翰林中書者皆莫能對前年議事朝下因有問諸公如趙尚書榮揚侍郎鼎皆前中書翰林皆不知少頃閣下辦事一小中官過趙走扣之乃云然

己巳虜騎之薄都城朝野汹汹廷議有以南遷爲言者蓋亦寇準所非王欽若之議耳太監金英一日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當一處死爾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明日監察御史涂謙上疏及論茲事因及諭旨禁飭焉壬申易立之詔就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

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旣歸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因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迎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信文淵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使恭取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傳云蘇州自國朝洪武中來凡斯文盛舉未嘗乏人吾所知如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十八人授編脩等職入文華堂命宋學士等爲之師俾肄業勸懲寵錫略頒後來曾棨等則有王璉汝器修元史則高啓謝徽亦有傳著不知即潞州知州否

永樂中纂修大典有王汝嘉趙友同大典尤多其人洪熙初弘文館中則汝嘉與陳繼嗣初正統提調學校則僉事張某景泰中修史其自外赴召者有節之欽謨而天順再舉提舉之選節之欽謨又當其首選也

范石湖爲李結記濬塘浦云浦有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塘有三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又崑山水利序大概有二曰作堤曰疏水小概有一曰種茭王荆公送人宰吳江曰當知耕牧地往往芟蒲青三江斷其二洛水何由寧皆吾東南人所不可不知者

景泰元年三月予自開封還兵科見壁間貼記某月某日取回某本同僚言近日公侯伯尚書都御史大臣言欲遣使使北進冬衣有旨欲能識太上皇帝大臣行群臣震懼謝罪因繳納元奏已之矣予因謂當時科中失之納還奏疏雖諸公以怵威誤國者以欲泯跡科中當奏知以某日某人取回某本非但跡不容泯而亦可以警誤國者之心事已無及徒一愧嘆而已凡大班奏事有常規亦多所司預進事目惟正

統戊辰狀元彭時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
上惟命錦衣衛尋而已與他凡有劾皆即命逮
捕不同於此不惟可見聖明倉卒應變而保全
愛惜儒臣之心至矣狀元同榜吾友鄭時又云
狀元退就鴻臚習儀大鴻臚即言厲色詰其誤
事之由狀元舉止殊從容唯唯謝過而已此亦
可見其量也

景泰中一時多兩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文淵繼
王翱禮部胡濙楊寧兵部于謙儀銘都察院陳
鑑王文繼王翱國子監劉欽陳詢太常尚寶皆

然天順初諸司當事多武臣內閣則武功伯兵
部則靖遠伯禮則興濟伯今之異於常者則李
少保賢自郎署至閣老劉崇益由方面入爲大
司成也

國朝之制臣民奏事稱奏本後以奏本用長紙
字畫必依洪武正韻又用計字數于後舍鄭重
而從簡便改用題本則不然矣然題本多在內
衙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已事則仍用奏本東
駕則稱啓本宣廟每呼本爲株子嘗見傳旨中
云然

五倫書已載有王軫家書事示勸萬世矣軫嘉
興人也嘗詢得之今恭錄詔文于此次謝表終
家書焉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起草萊削群
雄攘夷狄安中國之務欲天下承平邇者諸郡
官吏不畏法律之嚴姦弊疊興御史臺管勾字
文桂因事被問囊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
悉係浙右儒吏獎譽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
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
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
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賊私干權門而用朕多

涉艱難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
嘗不審然賊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
慕腥膻噫若是者豈非慈父失教於平日耶抑
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於百封書中得
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
書意望管勾宇文桂轉達平涼子之任所書未
發朕偶獲見之書中語言諄切教以忠孝子之
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爲人父者如
此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
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齎朕詔諭往詣其家賜

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疋以旌
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里長其弓
兵不須再役洪武四年閏三月日布衣臣王
言伏蒙聖恩賜臣詔書并銀絹椒藥謹上表稱
謝者伏以聖明御極自慚無補於垺埃詔命臨
門忽沐公霑於雨露輝生蓬華歡動鄉閭臣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德厚道高功
崇業廣智勇天錫聖敬日躋任賢使能與堯舜
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天地之德無私端居九
重之中明萬見里之外伏念臣性資愚陋學術迂

踈分甘老於山林名敢求於簪紱教子乏義方
之訓承恩忝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深佩選掄之
重安書寄遠勉加忠孝之全俾恪守於廉勤庶
少酌於知遇何冀上聞於天闕過承下逮於星
輶白金光照於瑟書黃絹春生於筐篚芳椒助
養上藥扶衰豈期枯朽之餘遽拜駢蕃之賜征
徭特免喜懼交臻臣瞻仰清光鈞陶聖化心同
犬馬願擄報効之誠景迫桑榆欣覩太平之盛
謹奉表稱謝以聞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
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洪武四年閏三

月日布衣臣王空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潯別
後至今年凡四得書鎮江高郵寧陵鄭州者餘
一書不知寄何人必浮沉矣三月十一日汝兄
會朶至剛於德清書中簡略不知從者及同遊
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任不知果然乎本家
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長及歸安甲首皆
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安
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
二都但辦什物勾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
亦不少也家中上下俱無事無欲挈家須在彼

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或遷轉
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儻蒙
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以盡餘
若宛轉仕途則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
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為榮若彼處關
支則不必也凡事須清心潔已以廉自守食貧
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為念古人云貧乏
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為受用也治
民以仁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已當以謙
敬學業更須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書及群經

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
不感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為範不可縱恣忠定
之事律許則行否則不可干其紀也此後有的
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斤起稅而來餘
物非所覬也臨川奴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
瘡疹為憂耳浙西米價極廉白者十斗一可
見太平之時矣安西雖有來者而往者絕不可
得汝之外舅向曾寄書與蓋屋俞主簿祇候去
若達不能道吾家中平安矣煒章二親俱康健
希聲於十一月望後逝世餘外親俱安就令知

之路遠作書不能詳盡洪武年月日書付

男軫

仁廟好文之主官僚鄒濟徐善述王汝玉以及
楊士奇梁潛蔣御醫用文等皆被詩文寶翰之
賜甚多予前年議事問軒崔二憲長於兵部後
堂閱馬尚書賜物見刻本仁廟御製文內多具
焉近得天台徐氏所藏令旨一通永樂十六年
三月初二日皇太子書一通冬至賜詩一首永
樂十五年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慰問古詩各
一首十月二十七日呈試王業古詩一首聖製
必已具刻茲不盡錄錄令旨書詩各一以見昭

皇帝崇文禮賢之盛德云爾其文曰令旨說與好古爾將選詩內取易入手解意的詩分類賦比興三字每字要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首八句八首爾爲選擇王燧真明日早要進來看又聞卿染疾可稍安否乃冬寒善加湯藥順時將息旨不多及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思余爲構文請益好古具詩題與表題間口封進以廣琢磨今晨覽卿爲余所改之詩甚且元丰采清雅真有益於日新但卿疾不痊未及去行問日見擾煩豈

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事乎然優待之心豈忘朝夕也但卿今年邁恐余爲學有日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頰者比有之故特相爲覩縷者爲卿才德直蹇趨卿康健篤於其事卿無憚勞弼余成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若余成學報答之禮豈得忘之春煖猶寒當善爲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旨不多及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冬至賜贊善徐好古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儒耆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

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願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故贊善徐好古之靈曰卿偉量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余文學匡余政治豈期一疾遽然而逝茲者黃鍾應候天道伊周顧諸寮吏不見於卿使哀哉痛哉不復聞卿贊益之言矣今特遣庶子鄒濟奠于靈筵卿其不昧庶克享之皇帝遣天台縣某官諭祭于故贊善贈太子少保謚文肅善述曰卿昔從朕於儲宮有啓沃匡輔之益嘉念不忘茲惟仲春秋特致常奠

用伸懷舊之情尚其饗之

戲言辯口輕爲訐迫亦足以取怨得罪於人嘗聞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群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偁孟楊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籬榻都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左僉有貞治河無成功于少保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匠耳柰何令脫土壑也

建安楊文敏公行狀云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則進言十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

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奏衆皆服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王文端公所爲公傳云朝臣有傾巧迎合爲公所抑者議欲間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上命以授御史楊言于廷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釐正楊文貞公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公伉直發其私適太學缺祭酒衆共舉公實欲踈之上不聽公遂密言上弊指斥五府六

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所書似不同若楊文定公撰神道碑則又略之矣覽者詳之

廣州府學教授長樂鄭萬奎藏其父耽犁手卷有洪武甲戌國子博士臨安錢宰所著耽犁生傳辛巳春三月晦日廬陵胡靖光大讀耽犁生傳一首又有建安張智蘇伯厚等詩文多不盡錄錄練子寧張顯宗二文于後耽犁賦閩粵之區有先號耽犁者耕於寬間之野而老於熙皞之鄉以告松月居士曰吾拙於進取而惟犁鋤之是耽安於蹇窮而惟稼穡之是務方吾犁之

在手也茫乎其無思熙乎其自怡不啻執圭秉
璧之榮而運斤游刃之適也夫是以取而自名
子其為我賦之居士曰嘻子知所以得遂夫耽
犁之者乎天生蒸民紛然有欲強則凌弱衆則
暴獨非聖神之首出孰克為之司牧藹德禮於
春生凜威刑於秋肅夫婦以別父子以屬彛倫
是淳風俗返朴夫士以士得遂其詩書商得通
其販鬻工得以措其巧於方圓農得以盡其力
於種稔昔者堯舜在上皞皞熙熙康衢擊壤幼
恬老嬉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漸仁摩義頌聲以

興洎戰國之爭雄遂下逮夫秦楚開阡陌而廢
井田窮干戈而瀆威武民生斯時何所控訴漢
祖大度文景無為光武明章世紹丕基藹黎民
之醇厚幾刑措於斯時魏晉以降五胡紛爭裂
冠毀冕羶穢相仍偉唐室之開基繇太宗之神
武感魏徵之仁義歎封彛之莫覩曾未幾何藩
鎮跋扈更歷五季民罔常主及乎宋室之興削
平僭亂開文明之景運幾跨唐而軼漢休養生
息三百餘年彼番番之黃髮咸沒齒而無怨元
氏之衰群雄奮起鹿逐鯨吞瓜分鼎峙哀蒼生

之紛籍轉溝壑而未已赫焉大明如日之升攬
搶渙其冰釋魑魅匿而無形接統乎千歲受命
於穆清偃武修文坐致太平出斯民於塗炭化
愁怨爲歡是以四海之內無一夫之不獲皆
女織紵而男農耕向使世途方艱真人未出于
斯時也救死而恐不瞻又何暇耽犁鋤而樂溝
洫自今知之服膺勿失雖耕田與鑿井皆歌詠
夫帝力貧窮相資患難相恤租必先公食必先
粒耕必讓畔以同歸乎吾皇之極於是耽犁生
仰而謝俯而揖請書諸紳服之無斁洪武三年

冬十月旣望清江練子寧夫古人平居未達率
躬耕以樂其道務本力穡以敦其業工賈逐末
之事不與焉若伊尹之於有莘卻缺之於冀野
德翁之於鹿門孔明之於南陽皆是物也閩人
鄭琳讀書播耨執勤耒耕而不求聞達自號耽
犁生吾友吏部侍郎練公子寧爲賦以宣道其
意音韻鏗鏘而甚得體國子助教鄭孟宣氏懇
余數語其後予嘉其陶然樂於畝畝之中非決
性命之情以饜富貴者此特爲書焉建文二年
夏四月十八日臨汀張顯宗跋萬奎言顯宗狀

元及第唱名前一夕高皇有夢雙絲墜地後任
國子祭酒徃江西起義兵不知所終又嘗記徐
侍講元玉云聞之錢侍郎習禮錢吉水大族本
亦練子寧踈遠姻親一時雖脫禍而恒爲鄉人
所特舉族不敢一吐氣習禮旣入翰林猶然習
禮不可奈何以告建安楊公公一日獨對畢即
以其事聞太宗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
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止之文皇帝之
盛德至矣

景泰辛未廷試盛預彌封徐侍講瑄受卷陳御

史同年叔紹等監試正午忽大風驟起黃塵漲
天侍講曰今日譬之人家納婦贅壻而變異若
此進士中他日其有小人僨事者乎良久一頁
士紙卷爲風所颺半空去呼之至乃濟縣王越
也云文已成尚有藁底在盛謂叔紹當入奏庶
不誤此生三年叔紹遂執筆至奏尾思而未得
盛曰以全盛典侍講曰當矣偕叔紹至兵科書
奏適書奏監生皆已出不得已盛爲自書之旣
而得旨禮部再給紙卷是科諸進士紙卷皆盛
手封惟王越卷獨長成凱卷以病錄正不完不

得封二卷人皆能識之抑菴王先生謂成卷不
胡說王越策能引漢傳士修于家而壞于天子
之廷語衆以其能言皆稱觀焉又是日東閣讀
卷陳閣老已得三卷赴南房嚮西紙窓圈寫三
卷外尚餘周輿等六七卷未有所歸蓋先是二
甲三甲卷皆陳手自判定封寘他所商弘載至
以兩甲旣皆定因判六七卷之外封白頭等予
所親見也俄頃王抑菴拉陳至戶外附耳數語
陳倉皇入內索所謂六七卷者即得首卷喜而
入頗聞此卷始得柯狀元潛而初三卷內摸出

一卷則吳匯也

鄉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輕我
太祖皇帝尤注意焉嘗觀前吏尚書崑山余燦
茂本所爲鄉飲禮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
餘干縣誌所載則又云行於五年八年未知孰
是併錄于此以俟考徵余序曰皇帝龍飛十二
載特詔天下行鄉飲禮崑山縣人臣李無逸尚
義讀書時爲萬石長奉詔惟謹延即其鄉賓禮
耆英遠近畢至則有若周壽誼年百有十二歲
皤然在席九十八十七者坐以齒盛升降揖

讓拜俯周旋之儀獻酬有容讀法胥告觀者如
堵墻莫不感化翕然已而醉者扶歸者歌鬢白
欣欣笑言載途鄉士大夫紀其事而誅之吾友
余彥智以書走京師求余引其端久弗克爲其
請益堅烏乎鄉飲不行久矣黃鮐之老耳不聞
鹿鳴之歌目不識賓介之儀蓋百有餘年矣皇
明出而四海一舉累代之曠典一旦而復之何
其易哉而無逸生逢聖世獲覩盛禮之行乃能
率先鄉人峨冠博帶與龐眉兒齒雍容揖讓於
尊俎之間且以忠君孝親睦閨門比鄉黨爲勸

可謂不惑流俗篤信古道者矣世有藏鏹數百
萬卽爲富家翁烹羊包羔舉觴浮白挾吳姬侍
趙女彈箏搏拊歌呼嗚嗚以極一時之樂烏識
所謂鄉飲酒禮者哉聞無逸之風亦可少愧矣
使鄉鄉如無逸則古禮不難復而况孝弟可興
風俗可厚其機一寓於是乎吁紛紛百卉中見
此孤蕙蘭亦君子之所與也爲我謝曰聖天子
在上善自律以化其鄉人它日璽書惟汝嘉尚
勉旃哉洪武己未春正月旣望承勅郎同縣余
爍叙

括蒼王交山先生廉論寇準奉駕親征之非曰
余嘗讀宋史至真宗時契丹寇河北寇準為相
力主車駕幸澶州以鎮軍心夫天子外建諸侯
以守疆場內置宰臣以為輔弼天子但垂拱而
治疆場有事諸侯當致其力朝廷不寧宰臣斯
任其責此不易之論也準則昧之而必欲真宗
親征則將焉用彼相矣當是時天下方盛祖宗
將相猶有存者準主議牢不可破幸而契丹請
和車駕坦道而南苟或王師失利車駕失馭不
惟和北淪於敵境而天下之事去矣準雖遠遷

何補於國哉王欽若雖曰姦邪其以投瓊為喻
豈虛語也由百世之後等準之議莫能遁其非
矣其論李剛請固守京師之非曰宋徽欽時金
虜入寇李剛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夫死社
稷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剛不此之
晤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虜
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若剛者賢則遠矣不幾於
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大王常避狄人之逼
孟子又嘗以對滕君矣夫大王滕君皆侯國也
及其行權聖賢尤許之況於萬乘之尊乎故唐

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上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賴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剛之議則安祿山土蕃朱泚之慘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幹離不尋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以是後朝臣不達行幸之議至冬虜復入寇何臬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朝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巡貽宗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實自綱臬知常而不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莫若從太王避狄之謀而襲三

宗出幸之事命康王爲元帥李綱爲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即有不虞亦無北遷之禍顧乃爲守土臣之計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哀哉今按交山之說固然惟宣德中漢庶人事時議亦洵莫定賴楊文敏數公者力勸親征事以克濟正統十四年冬徐元玉先生以占天候氣爲言土木之潰旣驗即蓄南遷之議幸而其議不行不然事未可知也善乎楊誠齋之謂天下之事不難於議而不易於處斯言當矣

胡忠安公嘗跋先公遺事卷子既求夏主事仲
昭夏局使有賢錄過請公圖書公用清和恭靖
圖書畢戚然言此先帝賜物也當時同受賜者
如蜀蹇公廬陵建安諸公猶記建安同年因謂
余曰子渥恩過矣何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
之和兩人百世之師也吾輩得一可矣而子乃
獨兼之耶此語蓋在正統十二年時余初授給
事中今考之圖書於蹇曰忠厚寬弘廬陵曰清
方貞靖建安則方直剛正夏忠靖曰含弘貞靖
吳少師則和敏詳達云

清江俞行之在永樂中有能詩盛名其題清慎
警句曰夜門無客敢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惜
不多見近見其題顧師顏西湖畫二幅云西湖
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
思畫船歌舞爲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
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樹淡烟猶鎖亂啼鳥
毘陵謝子蘭氏辯惑編一書誠亦闢邪植正有
益于世其中援經據法深恠世人惑於淫祀當
矣乃云自其先人亡後即以所事神影火之以
其非義之故此獨惜其有未當耳春秋毀泉臺

之書君子以爲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所繫雖
勿居可也何必暴揚其失非之毀之至是耶子
蘭之闢淫祀先儒成說甚多正不必此雖不言
可也愛子蘭者須削而去之

景泰中初修寰宇通志采事實凡例一準祝穆
方輿勝覽予竊以爲祝氏此書趙宋偏安之物
未可爲法況此書初爲四六設今欲成盛代混
一之書要須有資軍國有益勸戒如地圖道里
戶口之類皆未可闕必如永樂中志書凡例而
充益之可也主議者其或未之思乎近嘗以請

於翰林友人則曰當時亦有以戶口爲言者泰
和陳先生執議不從曰此非造黃冊子何用戶
口耶後聞此書竟以屢題狀元之名可厭而改
爲之矣夫狀元及第不問賢否固已不泯顧其
人何如耳此非科舉錄何爲而詳列進士之名
又何爲而一一書狀元豈惟無識其亦類乎愚
也已

張泰都督鎮寧夏踰廿年綽有賢聲石虎克游
擊將軍巡邊將至寧夏有趙縉者寧夏人道語
虎曰都督家一古瓶可寶也虎即爲書仍僞爲

石亨書使人索之張得書不荅既而虜至以不
得瓶故百方窘辱之張殊不爲意最後使人要
迫之其子中夜告之曰彼時人何可拒瓶所直
僅百金耳張輒然不悅曰爾非張泰子矣吾豈
吝百金顧此瓶吾祖宗所貽豈可自我爲權貴
失之彼總兵能百年我總兵能百年否耶明日
泰稱病不出子襲官往時劉征蠻爲余道此事
甚悉也

國朝七十年來文物之盛江浙之秀如王景彰
學士張宗海修撰之文章經術沈民則兄弟程

南雲之以詞翰筆墨遭際榮遇醫而能詩劉原
博方外之劉淵然者而皆出於江南士大夫多
誇異之

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
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李
方應之曰初上用我左右責任教誡甚至敢不
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杜佑旌儒廟
碑陰以爲秦之儒者不居其位而是非當世以
自取禍又引後漢黨錮事以橫議激訐爲戒是
亦士人之見而已耳夫七風如此士論如此尚

足與語得失也哉

高昌王世勳碑雍虞公序之詳矣此碑尚存副
在帖睦兒補化之五世孫宣府前衛指揮使寧
家蓋帖睦兒補化二子長不答試里嗣亦都護
高昌王尚阿哈也先忽都公主卒傳子和賞次
子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巖爲太常典簿鮮于樞
之甥官至江東廉訪副使浙東宣慰使介立不
群草書逼真舅氏和賞嗣亦都護高昌王鎮甘
肅國朝洪武三年宋國公西征以全部土馬金
印歸附除和陽衛指揮同知洪武七年卒賜葬

聚寶門外子偉字懷英襲職後調宣府前衛卒
子永傳寧云偉之姑妙光適莽速者前廬州宣
讓王世子之子廿五霜居偉遺腹子三歲母亡
賴姑以生寧亦遺腹子云

景泰三年四月十日獨石都督孫安奏墩軍言
永樂年來每墩有預備餘糧二石柴水一月遇
警食用乞如例金榮襄時爲戶部以未審有無
事例查行宣府守臣亦云查無見行近閱纂修
舊冊內永樂十年七月十二日巳時總兵官武
安侯欽奉勅書各處煙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煙

墩上收貯五箇月糧食柴薪并置藥弩於上就於煙墩傍邊開井井外包圍煙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箇煙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坍塌欽此此事與鄧錡交易銀兩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難行至今無能行之者不知當時武安曾覆請否

山西叅議孫敬前兵科給事中今日言天順中科道糾劾多出上旨或召對面諭且戒以勿泄賜酒饌而退亦或賜果杯焉其勅安遠侯柳溥西邊玩寇章出內府揭帖蓋閣中人筆也且云

上或先扣問茲事可否舉劾英王之盛德其至矣

國朝定制毋止封兩人正統中曹文襄公陳情乞封前母詔從之不為後例景泰七年冬盛亦冒昧自陳蒙恩得封前母天順改元四月二十七日命下今上龍飛為天順八年是年八月盛自東廣赴闕時僉都御史已逾二考吏部以聞而先母淑人今老母太淑人復俱被榮命聞之得封前母者甚少而封母三人者尤少如鄒侍郎榦等皆未得如願噫上之德如此盛何以為

報也

故事朝官結銜皆有一定之序近年有初拜一品即書光祿之銜且云掌文淵閣事夫文淵供事始於文皇當時無此名此閣在御府大內非人臣所可掌也又有三品官以由從二品外陞書進通奉大夫者予皆不知其爲何說也閣老三楊先生止書同知經筵事以知經筵屬英國蓋亦崇尚勲德之義今亦異矣

人性好惡偏忌雖中人以上不能變石璞太保寇莊愍左憲年尚書富皆一時顯官重任三人

皆不由甲科皆不喜進士石在工部遇觀政進士如無人郎中龐勝言年尚書一日越常規於考滿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者輒叱曰爾進士爲此文耶展毓御史亦云寇公考進士問刑者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溫言改容導之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校職官至帝師且擅當時文柄而其於進士科第其稱豔夸道蓋拳拳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材量器識不能同也

今懷來城東南舊石橋遺址壞柱猶存聞之故

老云橋前元所建甚宏壯攔楯狀刻虎形俗因名五虎橋又名白虎橋洪武中文皇帝兵北出道此厭其名即命毀之今城隍殿築然皆是物也又聞如狼山如土墓猪窩此等處當時皆不駐營居人多能言其事云

于節菴養子于康頗好聚圖畫天順中自邊被宥還將以節菴柩歸葬于鄉一日無聊中坐表背巷人家見賣畫人負數軸來呼而取觀之則兩軸者節菴夫婦畫像也納微價而得之初節菴家圖畫皆被籍自分不可得矣蓋同時籍入

者太監盧永後被宥免籍物皆給還兩畫像乃誤給還盧氏物也若于氏有此事不亦一奇幸矣哉張郎中座中言如此

嘗謂己巳北狩一事大臣中特論不同本明白可知而或隱或見予頗自負以為獨知之真內惟興安一人似昧報施以其全首領死牖下也今日偶王暕舍人語頗不合暕之言曰當時內非興安外非于少保等持論之堅必與虜絕以愧之激之則天旋地轉不可得也雖亦主一說終非正論予略與之辯暕笑曰興安受佛戒

遺命化沉香龕子粉其骨作浮圖充供此豈其報歟

張遂郎中持文山像求題上有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錢塘于公贊且云于公座側每縣置此像數十年一日也其辭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狗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卧小閣困于羈繫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

英宗皇帝一日御祥鳳樓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等被召入侍時忠國公新第成上顧問左右曰此何人居也永等謝不知瑾獨扣首對曰此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曰非王府則誰敢如此上顧太監裴當曰爾聞若所言乎蓋忠國新第極其宏侈上固疑之久而亨昏愚不自知此亦驂乘之萌之一耳平胡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景昌云景昌曾被眷遇能談舊事而其言亦不妄惜乎師行匆匆不暇他及姑記此一事尚有俟於他日也

御用監太監陳蕪交趾人永樂丁未入內府宣
廟為皇太孫蕪在左右既御即陞太監賜姓名
曰王瑾字潤德又賜肅慎圖書武定州還賜玉
帶金鞍廐馬金帛寶楮陳廬陵循誌云東夷北
虜西戎南閩竊發蕪皆與征行皆被重賜又嘗
被賜詩章及範金為圖書四曰忠肝義膽曰金
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以賜之且予
兩夫人及養子陳林一官令一從其姓曰王春
也其景泰中疾命太醫官八人絡繹齋御藥往
視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否不絕于道既卒官

其奴與其從者十二人賜祭賜帛賜鈔五十萬
緡謂內臣恩寵鮮有出其右者蓋蕪又有保抱
皇子之功誌秘不言也中官之寵任肇於文皇
如孟繼諸人可知自後益盛矣嘗記童稚時蕪
過太倉封西洋寶船勢張甚此誌所不具聞蕪
性慈仁而其下人則不可犯此蓋中官通

病云

宣府在居庸西北其東自永寧衛南口起迤西
至西陽河南土山臺大同天城衛界止一千九
百七十三里三百二十六步沿邊腹裏墩臺隘
口八百二十二座處有鎮翔將軍總兵官副總

兵左右叅將叅將所統萬全都指揮使司爲衛所者十有九爲城爲宿兵墻堡者共三十二蓋中軍宣府前左右一衛興和守禦所城一趙川大小白陽葛峪常峪青邊口堡六北路口外開平衛在獨石城龍門守禦千在李家堡有龍門衛城有焉營雲州赤城鷓鴣堡又有守長安嶺懷來衛中所通爲城堡者八東路懷來永寧隆慶左右保安五衛美峪守禦所又有守隆慶州永寧衛後所隆慶保安二州永寧一縣而總爲城者五西路萬全左右懷安保安右四衛城三

柴溝西陽河洗馬林新河張家二口堡五南路蔚州衛廣昌守禦所二城又有順聖川東城舊弘州西城而直隸隆慶衛在居庸糧芻亦屬宣府廣靈靈丘二縣隸大同府則惟撥軍守城焉成化元年修飭舊有拒敵堡五十二屯堡七十九新增築屯堡一百七十二新舊屯堡編以千文起天字屯堡止於字屯堡通七百三座增補虜使邊氓往來孔道暖鋪通前後共六十九座編第用字則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嫻任恤禮樂射御書數文行信教杜子美上韋左相八荒

開壽域一氣轉鴻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
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
還淳云各屬原額屯操守戰官軍舍餘土兵等
六萬六百六十六員名是年報夏季數除逃亡
外實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員名實食糧文武
官吏軍兵五萬四千八十八員名奇操走逸馬
驢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二疋頭邊儲細糧一百
五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九石三斗九升三合
二勺馬料豆四十萬七千一百六十四石二升
二合七勺銀一十一萬三百八十七兩六釐綿

布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七疋二丈四尺四
寸綿花三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八斤二兩三
錢馬草六百一十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二束六
分奉勅官田者是年買補官牛五千七百一頭
作一千八百九十八具零二頭墾地四千一百
六十九頃六十畝收糧七萬一百二石二斗九
升一合買馬一千五百一十九疋詳見王音碑
碑所遺則是歲飼牛所餘藁秸八萬九千一百
五十六束一分每束一十七斤重易銀二千五
百二十兩四錢七分俱充公用衛所公務牛四

百八十四頭地三百六十一頃八十五畝得糧
八千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三升四合驛占公務
牛九十五頭地九十二頃得糧一千八百一十
一石六斗三升二合衛所以給公私百需站道
以爲慰勞行役之費亦肇自是年繼是而有爲
則月益而歲增矣當不一書

往年在京師讀周伯溫近光集頗知勝國時北
出道里風土之詳近見張耀卿參議紀行王學
士仲謀中堂事記皆吾徒今日所不可不知者
紀行錄全文事記則御取有關於道里風土者

耳王曰正統二年二月五日丙寅未刻發自燕
京是夕宿通玄北郭六日丁卯午憇海店距京
城廿里是晚宿南口新店距海店七十里七日
戊辰卯刻入居庸關世傳始皇北築時居庸徒
於此故名兩山巉絕中若鐵峽少陵云硤形藏
堂隍壁色立積鐵者蓋寫真也控扼南北寔爲
古今巨防午憇姚家店是夜宿北口軍營距南
口姚店三十里而遠八日巳巳辰刻度八達嶺
於山兩間俯望燕城殆并藏然出北口午憇捧
榿店天容日氣與山南絕異以暄涼校之爭逾

月矣午飯榆林驛其地大山北環舉目已莽蒼
沙磧盖古媯川地也是夜宿懷來縣南距北口
五十三里縣東南里許有釀泉井水作淡鵝黃
色其曰王液即此出也官為置務歲供御醪焉
九日庚午治統墓店詢其名土人云店北舊有
統軍墓故稱是夜宿雷氏驛亭地形轉高西望
雞鳴山南眺桑乾上流自奉聖東諸山下注白
波洶湧若驅山而東雞鳴山者昔唐太宗東征
至其下聞雞鳴故名東南距懷來七十里而遠
十日辛未午刻入宣德州十一日壬申為一日

留距雷氏驛九十里癸酉行六十里值雪宿青
麓十三日甲戌至定邊城憇馬盖金所築故城
也是夜宿黑崖子距青麓九十里十四日乙未
抵確場峪盖金初南北互市之所也是夜露宿
雙城北十里小河之東南距黑崖甸北一百有
五里十五日丙子停午至察罕腦兒申刻大風
作玄雲自西北突起少頃四合雪華如掌平地
尺許亂濤河而北次東北土瓌下羣山糾紛川
形平易因勢而廣秧焉泉流縈紆揭衣可涉地
氣甚温大寒掃雪寢以單韋煦如也沙草氍茂

極利畜牧按地志灤野蓋金人駐夏金蓮源徑一帶遼人曰王國崖者是也留八日而發距雙城七十里二十三日甲申次鞍子山南距灤河四十里二十四日乙酉次桓州故城西南四十里有李陟故臺未刻朔風發發雨霰交作傳令方春牧馬不勝寒克瘦弱者悉用氊毳搭覆其背否者以法從事二十六日丁未晨霜蔽野如大雪日極高陰凝始釋距鞍子山廿有五里是日完州人來自和林城說迤北正三月間地草自燃東自和林西至炊州其燃極草根而止水

濕處愈甚人往來者須以氊濡水覆其上可越又有黑風掠人面如灼兵械及山椒遇夜皆有火出在山者如列炬然或者云火兵象皆北兵自焚消礫之兆二十七日戊子次新桓州西南十里外南北界壕尚宛然也距舊有州三十里二十八日己丑飯新桓州未刻扈從鑿駕入開平府蓋龍飛之地歲丙辰始建都城龍崗蟠其陰灤江經其陽四山拱衛佳氣葱鬱都東北不十里有大松林異鳥群集曰察必鶻者蓋產於此山有木水有魚鹽貨狼藉蓄牧蕃息大供居

民食用然水泉河大冰負土夏冷而冬冽東北
方極高寒處也按方志蓋東漢烏桓地距新桓
州四十有五里張曰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
北上發自鎮陽信宿過中山時積雨不雨有頃
開霽西望恒山之絕頂所謂神峰者聳拔若青
蓋然自餘諸峰歷歷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輩
此行其速反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出保
塞過徐河橋西望狼山森若劒戟而葱翠可挹
已而由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生廟
經良鄉度瀘溝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過

雙塔堡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
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
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
而縣郭蕪沒西過雞鳴山之陽府邸店曰平輿
其巔建僧舍焉修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
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邸
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
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柘胡嶺下有
驛曰孛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
也每驛各以王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

行始見毳幕羶車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解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成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

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王離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離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滹沱之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驢駒治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

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行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黑色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嘗有陰靄之氣覆其上焉自墨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加翕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犯刺漢言兔兒也遵河而征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

北行三驛過畢里紇都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所謂吾悞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誠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疏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

過忽蘭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
塌末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埃石埃在驛
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而隅巍
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埃然由
名焉自埃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
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
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
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東道
過石埃子至忽蘭赤斤山名以其形似紅耳也
東北迤邐入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

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
九日王師麾下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漚修時祀
也其什器皆用木樺不以金爲飾尚質也十月
中旬方至一山崦間避冬林木甚盛水堅凝人
競積薪儲水以爲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
可食則以羶肉爲常粒米爲珍北北歲除日輒
遷帳易地以爲賀正之所日大晏所部於帳前
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
賀禮也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
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

九日率麾下復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漣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月九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煖薪木易得之處以避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略也僕自始至迨歸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于供帳衾褥衣服食飲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於好善

忘勢爲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致天下之賢士也其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子隗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未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誌

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殺倭寇事載在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公兩京類藁乃曰公鎮守遼東備倭寇至即相地形勢請於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塢築城堡立煙墩一日瞭者言東南南海島夜舉火光公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塢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

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塙前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舉炮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書褒諭徵公至京面慰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爲此皆奉行陛下成算及諸將士効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上嘉其謙抑既而封公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戶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鎮公

疏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害官軍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兵民安生樂叢以至于今受封之明年是爲永樂庚子四月辛丑薨于鎮享年六十有一計至上深嗟悼輟視朝三日遣官諭祭追封廣寧侯謚忠武官爲營葬賻卹甚厚復給舟車歸其喪令所經州郡皆致祭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金口御河鄉公諱榮世居邳州宿遷曾祖諱二

公祖諱小大父諱江俱追封廣寧伯曾祖妣余氏祖妣張氏母張氏繼母馬氏俱贈夫人配馬氏子湍襲伯爵早卒繼室余氏封夫人子淮早卒安繼襲伯爵側室高氏子麟陳氏子正通四人女一人在室孫若干人及考遼陽新誌則曰廣寧伯劉江少有大抱負戰勝攻取累拜中軍都督總遼東戎政能明號令嚴賞罰謹斥堠練甲兵永樂己亥間倭賊屢為邊患江乃駐兵金州備之適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艚直逼望海塌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眾如

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遂下令犒師秣馬略不經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塌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眾大敗死者橫什草莽餘眾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迫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艚者又為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旋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

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
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
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治力之道賊
始魚貫而來類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
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
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於我故縱
其生路以滅之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顧
諸公未察耳事聞恩禮優隆進伯爵云按海倭
之患北自遼海而山東而淮楊崇明太倉金山
而浙而閩而廣海極欽廉銅柱而止故所在有

備倭官軍迄今不敢廢然侵掠之患則銷熄久
矣雖本之國威聖德所在得人然滅倭大捷則
固無出劉忠武公之右者忠武之功大矣抑考
之遼志作於景泰中出五倫書後固無補於書
文敏碑中亦無金州王家山嘉之詳倭船生獲
今皆有的數書而能然載筆者考究之功於是
有不可誣者矣獨惜兩京頽藁於父子名諱謬
謬至是則楊氏子弟難逭其責噫忠武之戰功
揚公之文字傳於世者不四五十年之久取信
之難已如此吾安得而不致深嘅於斯也哉

宣德二年二月戊寅上御文華後殿召內閣楊
榮面諭之且賜鍍金銀刻圖書五顆曰方直剛
正曰忠孝流芳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
氏勉仁楊氏自記如此王抑菴作公傳不具者
蓋傳惟載公行事之大者體當然也東里江陵
二楊公作碑志東里略及圖書江陵不一及而
東里公云凡今文士感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
之矣若交之久知之深言之信者余兩人其庶
幾可無愧也此語有斟酌考之建安謝世之後
如抑菴公如臨川王公英吉水錢公習禮周公

叙皆有文字皆有感公知己之語而抑菴語尤
切蓋抑菴之去翰林爲禮部侍郎出東里公意
而建安公則嘗惜之也

達達試馬凡駒生百餘日後以騾馬置山巔群
駒見母奔躍而上一氣及山巔者上也息而後
能至者次之再息而後至者則又次矣

太宗皇帝以任事十臣者問解縉紳各以實對
十人者黃福最優次蹇義夏原吉鄭賜陳洽其
最下者則方賓李至剛劉儁然至剛壽終備以
節死交趾得贈諡也古亦有之王倫嘗爲胡忠

簡公所罵後亦盡節云

右文莊公日記若干卷甲午歲長夏無事因摘
出係國朝故實凡七十七事錄藏笥中以備檢
覽是歲七夕前一日嘉趣堂志

水東日記終



±041.4
4019